



宋元通鑒

七十六之九

宋

高宗



廿三

特別
U8
3719
23



3719
23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六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史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七十六 起乙丑至壬申凡八年

高宗十七

紹興十六年 金皇統六年 春正月戊子增太學外舍生額

至千人壬辰帝親饗先農于東郊行籍田禮詔曰朕

惟兵興以來田畝多荒故不憚卑躬與民休息今疆

場罷警流徙復業朕親耕籍田以先黎庶三推復進

勞賜耆老嘉與世躋于富厚昔漢文帝頻年下詔首

通鑑卷七十一
推農事之本至於上下給足減免田租光于史冊朕
心庶幾焉咨爾中外當體至懷先是知度州薛弼言
州民朽柱中有文曰天下太平年秦檜大喜乞詔付
史館於是修彌文以飾治具如鄉飲耕籍之類節節
備舉為苟安餘杭之計自此不復巡幸江上而祥瑞
之奏日聞矣 二月辛丑割豐陽乾祐二縣畀金人
壬寅毀諸路淫祠癸丑建秦檜家廟 二月庚午朔
建武學置弟子員百人辛卯造秦檜家廟祭器 夏
四月戊午立選試武士弓馬去留格 五月金韓企
先卒企先為金右丞相每欲為官擇人專以培植獎

金韓企先

勸後進為已任推轂士類甄別人物一時臺諫多君
子號稱賢相 六月金殺其翰林學士宇文虛中金
人重虛中之才號為國師而虛中恃才輕肆好說訕
凡見女真人率以曠鹵目之貴人達官積不能平至
是唐括盭等言虛中謀反有司鞫治無狀乃羅織虛
中家圖書為反具虛中曰歎自吾分至于圖籍南來
士大夫家家有之翰林直學士高士談圖書尤多於
我家豈亦反邪有司承順風旨并殺士談於是虛中
與老幼百口同日焚歿士談瓊孫也 秋七月壬申
張浚欲力論時事以其母計氏年高言之必被禍計。

張咸

計氏

似

貶浚

通鑑卷之六十一
 氏知之誦其父成紹聖初制策曰臣寧言而歿於斧
 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浚意遂決即上疏言當今事
 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遲則禍大
 而難決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於心斷之以
 獨謹察情偽豫備倉卒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
 臍事下三省秦檜大怒令中丞何若劾之遂貶浚于
 連州居住尋徙永州檜必欲殺浚以其死黨張柄知
 潭州與郡丞汪召錫共伺察之 八月辛丑築高禩
 壇 九月甲戌復命何鑄等使金請國族 冬十月
 戊戌帝觀新作禮器于射殿撞景鐘奏新樂 十一

月庚辰置御書院 十二月戊戌彗見西南方 是

月金遣使如西遼殺之先是回紇遣使入貢于金言

耶律大石與其國鄰大石已死金遣粘割韓奴與其

使俱往遼主遇之于野韓奴語不遜遼主怒而殺之

十七年金皇統七年春正月己巳命諸路收試中原流寓

士人己卯禁監司郡守進羨餘壬辰以李若谷參知

政事何若僉書樞密院事 二月辛酉李若谷罷尋

貶江州居住 三月乙亥何若罷己卯以畏拂參知

政事 夏四月己亥以汪勃僉書樞密院事 金主

亶自即位以來委政於粘沒喝韓本兀朮雖初年國

家多故而吏清政簡百姓樂業既而其后裴滿氏干政朝官往往因之以取宰相金主欲立繼嗣為后所制心不能平因縱酒自遣醜怒至于手刃侍臣至是宴便殿醉殺戶部尚書宋禮無何又殺橫海節度使田穀左司郎中奚毅翰林待制邢其瞻及王植高鳳廷王倣趙益興龔夷鑒等 五月己巳貶提舉江州太平觀洪皓于英州秦檜惡皓饒州通判李勤因誣皓作欺世飛語乃責濠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 六月乙卯禁招安盜賊 秋七月辛巳太白晝見戊子以吳璘充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興州 八月癸卯

金殺其臣

貶皓

張宗元

趙汾

應辰祭章

故相趙鼎卒于吉陽軍鼎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醪米會降旨趙鼎李光遇赦永不宥且令本軍月具存亡申省鼎遣人語其子汾曰秦檜必欲殺我我歿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且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歿天下聞而悲之時汪應辰通判袁州鼎子扶喪過郡應辰為文祭之曰惟公兩登上宰皆值艱危之時一斤南荒遂為歿生之別事已定於蓋棺恩特容於歸骨吏付之火其子借三兵以歸道

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胡寅

出衢州章傑為守希檜意指應辰為阿附為歿黨符
 移訊鞫遍搜行橐求祭文不可得時胡寅遺檜書謂
 此事不足竟事乃寢鼎字无鎮解州人其為相專以
 固本為先以為本固而後敵可圖讐可復惜其見忌
 於檜賈志以沒然中興賢相鼎為稱首 九月罷四
 川宣撫副使鄭剛中初剛中治蜀有方略秦檜忌之
 使人求其陰事召還責桂陽軍安置未幾副四川宣
 撫司至是罷 冬十月辛卯朔日食己未臨安府甘
 露降 十一月丁卯復賜進士聞喜宴 十二月金
 及蒙古和初撻懶既誅其子勝花都郎君率其父故

罷剛中

部曲以叛與蒙古通蒙古益强无术討之連年不能
 克乃與之議和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團寨與之歲
 遺牛羊米豆且冊其酋熬羅字極烈為蒙輔國王不
 受自號大蒙古國至是始和歲遺甚厚于是蒙酋自
 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

段拂

十八年 金皇統八年 春正月己巳幸天竺寺遂幸玉津園

二月乙未段拂罷拂聞趙鼎歿于海南為之歎息
 秦檜怒侍御史余堯弼論拂與小臣私交漏洩政機
 遂罷為資政殿學士尋落職與國軍居住 辛亥聽
 趙鼎歸葬 三月壬午以秦熺知樞密院事秦檜問

胡寧

敕令所刪定官胡寧曰兒子近除外議如何寧曰以爲必不襲蔡京之迹檜怒之寧宏第也夏四月戊子朔日食庚子秦熈乞避父子共政罷爲觀文殿學士兼侍讀壬寅命熈恩禮視宰臣班次亞右僕射以示寵異甲辰賜禮部進士王佐等三百三十人及第出身有差是科得朱熹熹時年十九先是以舉人有勢家行賂假手濫名者諭有司立賞格聽人捕告自是弊習稍革五月癸未放浙東副摠管李顯忠于台州顯忠熟知西邊山川險易因上恢復策秦檜惡之謂其欲私取故妻于金降爲平海軍承宣使台

放顯忠

朱熹

州居住

六月金以完顏亮平章政事亮本名迪古

乃太祖子幹本之子爲人慄急猜忌殘忍任數自以已與金主同爲太祖孫常懷覬望及爲中京留守專立威以厭伏小人結猛安蕭裕每與論天下事裕傾險揣知其意因曰留守先太師太祖長子德望如此人心天意宜有所屬誠有志舉大事願竭力以從亮喜遂與謀議及入爲右丞進平章務攬持權柄用其腹心爲省臺要職引裕爲兵部侍郎秋七月寬諸郡襍稅帝曰人知取之爲取而不知予之爲取若稍與展免俟家給人足稅歛自然易辦於是蠲廬光二

天下有司
宜知

通鑑卷之六

宋紀高宗十七

六

儲蓄

州上供錢米汀漳二州秋稅處州三縣被水民家紬
絹鄂州舊額絹各一年又蠲四川積貸常平錢十三
萬緡京西路請佃田租及州縣場務稅錢 八月丙
申汪勃罷丁酉以詹大方僉書樞密院事 禁州縣
士民飾詞舉留官吏 閏月甲子命臨安平江淮東
西湖北三總領所歲糴米百二十萬石以廣儲蓄
九月丙午詹大方卒 冬十月丙辰以余堯弼僉書
樞密院事 金兀朮卒金自粘沒喝歿撻懶蒲盧虎
等皆有自爲之意幹本獨立不能如之何使無兀朮
則國勢殆矣故其國論功以爲粘沒喝後惟兀朮一

羅汝楫

王廷珪

人耳 十一月己亥竄胡銓于海南初秦檜諷司諫
羅汝楫論銓飾非橫議竄新州同郡王廷珪嘗以詩
贈銓語涉不平至是新州守張棗承檜旨論銓與客
倡誚謗訕怨望詔送海南編管以棗提舉湖北常平
至官一日卒時洪皓在英州閩人倪譽爲守聞棗以
巧中遷官取使節欲效之即使人伺隙捕皓家奴寘
獄中釀成其罪未及發而譽卒事乃解 潘良貴卒
良貴字子賤金華人剛介清苦壯老一節出入三朝
而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所居僅蔽風雨郭
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丘墓之計輸帛數尺

而已。有磨鏡帖行于世。言讀書者將以治心養性。如用藥以磨鏡也。若積藥鏡上而不加磨治。未必不反為鏡累。張禹孔光之類是已。世以為名言。十二月金以完顏亮為右丞相。亮生日。金主遣近侍局直長大興國以司馬光畫像玉吐鶻殿馬賜之。后亦附賜禮物。金主聞之。怒杖興國而奪回賜物。亮本懷不軌。疑畏愈甚。葉夢得卒。夢得字少蘊。蘇州吳縣人。嗜學。蚤成多識。前言往行。舉紹聖四年進士。歷官論奏。行業具有經濟。但受蔡京薦引。不協士論。或併其所長而沒之。雖時與京有牴牾。亦弗錄也。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十九年 金皇統九年十二月。以後廢主亮。天德元年。 春正月甲申朔。以皇

太后年七十。帝請慈寧殿行慶壽禮。朱熹歸婺源

拜省丘墓宗族。二月丁丑。禁湖北溪洞用人祭鬼

及造蠱毒犯者。保甲同坐。三月癸未朔。日食。夏

四月丙寅。秘閣修撰張邵上秦檜在金國代徽宗與

粘沒喝書。藁詔付史館。以邵為徽猷閣待制。鄭剛

中移封州。安置子良。詞除名。壬申夜。大風雷雨。雷電震

壞金主寢殿。鴟尾有火入寢內。燒幃幔。金主趨別殿

避之。越五日。有龍鬪于榆林河水上。大風壞民居。官

張邵不終

通鑑卷之七十一
舍瓦木人畜皆飄颺十數里歿傷者數百人 五月
金以天變肆赦命翰林學士張鈞草詔參知政事蕭
肄摘其語以爲誹謗金主殺鈞且問誰使爲之左丞
相宗賢曰廸古乃實使之金主不悅出完顏亮爲太
保領三省事亮過中原與留守蕭裕定約而去亮至
良鄉召還莫測其故大恐及至復拜平章謀逆益甚
六月丁巳茶陵縣丞王庭珪作詩送胡銓坐謫訕
停官辰州編管 秋七月壬寅頒諸農書于郡邑
八月辛未刺浙東諸州強盜當配者充沿海諸軍
九月戊申命繪秦檜像仍作贊賜之 劉勉之卒勉

金段學士

重農

劉勉之

謹定

之字致中崇安人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踰冠以鄉
舉詣太學時蔡京用事禁止毋得挾元祐書自是伊
洛之學不行勉之求得其書每深夜同舍生皆寐乃
潛抄而默誦之謹定至京師勉之聞其嘗從程頤遊
邃易學遂師事之已而厭科舉業揖諸生歸見劉安
世楊時皆請業焉及至家即邑近郊結草爲堂讀書
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與胡憲劉子翬相往
來日以講論切磋爲事紹興間中書舍人呂本中疏
其行義志業以聞特召詣闕秦檜方主和慮勉之見
上持正論乃不引見但令策試後省給札而已勉之

知不與檜合即謝病歸杜門十餘年學者踵至隨其材品為說聖賢教學之門及前言往行之懿所居有白水人號曰白水先生賢士大夫自趙鼎以下皆敬慕與交後秦檜益橫鼎死諸賢禁錮勉之竟不復出勉之一介不妄取婦家富無子謀盡以貲歸于女勉之不受以畀族之賢者命之奉祀其友朱松卒屬以後事且戒其子熹受學勉之經理其家而誨熹如子姪熹之得道自勉之始 譙定字天授涪陵人少喜學佛析其理歸於儒後學易于郭曩氏自見乃謂之象一語以入郭曩氏者世家南平始祖在漢為嚴

涪

才取亦免
稱之道
朱松

君平之師世傳易學蓋象數之學也定一日至汴聞伊川程頤講道于洛潔衣往見弃其學而學焉遂得聞精義造詣愈至浩然而歸其後頤貶涪實定之鄉也北山有巖師友游泳其中涪人名之曰讀易洞靖康初呂好問薦之欽宗召為崇政殿說書以論弗合辭不就高宗即位定猶在汴右丞許翰又薦之詔宗澤津遣詣行在至維揚寓邸舍窶甚一中貴人偶與鄰餽之食不受與之衣亦不受其自立之操類此上將用之會金兵至失定所在復歸蜀愛青城大面之勝棲遯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譙巖敬定而不敢名稱

涪

之曰譙夫子有繪像祀之者久而不衰定易學得之
程頤授之胡憲劉勉之而馮時行張行成則得定之
餘意者也定後不知所終樵夫牧童往往有見之者
世傳其為仙云 冬十月金主亶殺其弟胙王常勝
遂殺其后裴滿氏初金宰臣議遷遼陽渤海之民於
燕南近侍高壽星等當遷訴于裴滿后后白金主金
主怒遂杖平章政事秉德右丞唐括辯而殺左司郎
中王合壽星等竟不遷秉德辯二人怨望遂與大理
卿烏帶謀廢立烏帶以告完顏亮一日亮與辯語因
問曰若舉大事誰可立者辯曰胙王常勝乎問其次

金殺弟殺后

金內亂故使秦檜監徵功於和議天之厚其毒也

曰鄧王子阿楞亮曰阿楞屬疎安得立辯曰公豈有意邪亮曰果不得已捨我其誰於是旦夕相與密謀護衛將軍特思疑之以告裴滿后后白金主金主怒召辯謂曰爾與亮謀何事將如我何杖之亮因忌常勝阿楞惡特思會河南兵士孫進作亂自稱皇弟按察大王而金主之弟止有常勝查刺亮乘此構常勝查刺阿楞達楞特思皆殺之金主積怒于后遂亦殺之而召胙王妃撒卯入宮繼之又殺德妃烏古論氏及夾谷氏張氏等 十二月金完顏亮弑其主亶而自立時護衛十人長僕散忽土舊受幹本恩徒單阿

金弑主

通鑑卷之七十一 高宗十七

里出虎與亮姻家亮皆使爲內應大興國嘗以李老僧屬亮得爲尚書省令史亮度興國被杖怨望又使老僧結興國內應興國給事寢殿夜常取符鑰歸家是月丁巳乘忽土阿里出虎內直作變夜二鼓興國以符鑰啓門亮與妹婿徒單貞及平章政事秉德左丞唐括辦大理卿烏帶李老僧等以刀藏衣下入宮門者以辦乃國婿亮又至親不疑而納之及殿門衛士始覺有變亮等抽刀劫之莫敢動遂入寢殿金主常置佩刀於榻是夜興國先取刀投榻下金主求刀不得阿里出虎先進办忽土次之金主頓仆亮前手

办之血濺滿其面與衣金主既殞秉德等未有所屬忽土曰始有議立平章今復何疑秉德遂與羣臣奉亮即位詐以金主欲議立后召大臣因殺曹國王宗敏左丞相宗賢以秉德爲左丞相唐括辦爲右丞相烏帶爲平章政事謚裴滿后爲悼平皇后廢亶爲東昏王大赦改元

二十年

金天德二年

春正月丁亥秦檜入朝殿前司軍士

施全挾办刺之于道不中捕送大理檜親鞫之全對曰舉天下皆欲殺虜人汝獨不肯故我欲殺汝也壬辰詔磔全于市自是檜每出列五十兵持長挺以自

施全

有生氣

金徒單氏

衛 金主尊其嫡母徒單氏及母大氏皆為太后徒單氏賢遇下有恩意與大氏相得至歡及金主弒亶徒單氏曰帝雖失道。人臣豈可至此。金主啣之至是追尊幹木為帝廟號德宗二母俱尊為皇太后徒單氏居東宮號永壽宮大氏居西宮號永寧宮後徒單后生日酒酣大氏起為壽徒單后方與諸公主宗婦語大氏跪者久之金主怒而出明日召與徒單后語者皆杖之大氏以為不可。金主曰今日之事豈能尚如前日邪 二月庚戌禁民春月捕鳥獸 三月癸未以余堯弼參知政事平假僉書樞密院事遣堯弼

李孟堅

使金賀即位及還金主以上皇玉帶附遺于帝其秘書郎張仲軻曰此希世之寶也金主曰江南之地他日當為我有此置之外府耳仲軻由是知金主有南侵之意遂每事先意逢之 丙申下李光子孟堅于大理獄流之峽州初光在璵嘗作私史其仲子孟堅為所親陸升之言之升之訐其事秦檜命兩浙轉運副使曹泳究實泳言孟堅省記父光所作小史語涉譏謗送大理寺獄成詔光遇赦永不宥孟堅除名編管峽州於是胡寅程瑀潘良貴宋穎張燾許忻賀允中吳元許八人皆緣坐責降有差有從政郎楊煒常

宗穎
程瑀
許忻
賀允
中
吳元許
楊煒

沈長卿
王耀
吳元美

州通判沈長卿舊與李光言和戎非便知雷州王耀求內徙李光俱坐貶又有太常主簿吳元美作夏二子傳指蚊蠅也其鄉人告之以為譏毀大臣且言元美與李光交故其亭號潛光檜大怒謂當遠竄夏四月癸酉置力田科募民耕兩淮閒田從知廬州吳達請也金主亮大殺其宗室初亮在熙宗世見太宗諸子盛強忌之及即位遂與蕭裕謀殺之又以前左丞相秉德首謀廢立而不即勸進啣之將盡誅焉於是豫教尚書省令史蕭玉上變遂召領三省事阿魯左丞相唐括辦判太宗正事胡里甲繫鞫至則殺

吳達

之因遣使如東京殺留守阿鄰北京殺留守斛祿補南京殺領行臺事秉德并誅其親屬後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粘沒喝子孫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太宗粘沒喝後皆絕而烏帶蕭裕蕭玉等皆受重賞亮又令玉子尚主曰朕無以報卿使朕女為卿男婦代朕事卿也五月癸未秦檜上中興聖統六月癸亥加秦熺少保秋七月丙子罷招刺禁軍八月甲辰朔雷州守臣王耀坐交通趙鼎李光停官九月甲申太常主簿吳元美坐譏毀大臣貶容州編管冬十月金主亮殺其左副元帥撒离喝等夷其

安誠

族亮復忌斜也諸子盛強及宗室勳舊大臣欲盡除之乃諷都元帥府令史遙設誣歸上變遂殺撒離喝及景祖孫謀里野斜也子孛吉及其族百數十人以魏王幹帶孫活里甲好修飾亦族之 戊辰右迪功郎安誠坐文字謗訕編管惠州 秦檜有疾詔執政赴檜第議事 十二月甲子檜始朝命肩輿入宮門二孫墳堪扶掖升殿不拜

二十一年金天德三年春正月癸未以兩淮民復業未久寬其稅賦 金置國子監 二月壬戌以巫伋為金國祈請使伋至金首請迎靖康帝歸國金主曰不知

歸後何處頓放伋唯唯而退 癸亥以余堯弼兼僉

書樞密院事 授朱熹為泉州同安主簿 三月金

金謀徙燕

大營宮室于燕金主稍習經史慕中國朝著之尊密有遷都意遂下詔求直言而上書者多謂上京僻在一隅不若徙燕以應天地之中與金主意合乃遣左丞相張浩右丞相張通古等調諸路夫匠築燕京宮室城周九里三步其宮室一依汴京制度運一木之費至二十萬牽一車之力至五百人宮殿之飾徧傅黃金而後間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一殿之費以億萬計成而復毀務極華麗 夏閏四月丁亥賜禮

趙達

周必大

部進士四百四人及第出身有差得趙達為第一又得周必大 五月金主亮納其叔母阿懶及宗婦于宮阿懶亮叔曹王阿魯補妻也亮殺阿魯補而納之封為昭妃又命徒單貞語宰相曰朕嗣續未廣前所誅黨人諸婦多朕中表親宜選納焉宰相乃奏請行之遂納阿魯子莎魯噉胡魯子胡里刺胡失打秉德弟兀里四人之妻于宮尋封兀里妻高氏為修儀崇義節度使烏帶妻唐括定哥舊嘗與亮私及為帝定哥使侍婢來朝亮諷使殺烏帶許以為后定哥初不恐亮誅之曰不殺汝夫將族滅汝家定哥大恐縊殺

成閔
解元

烏帶即納之宮中封貴妃大愛幸後與舊家奴姦賜死又使秘書監完顏文出其妻唐括石哥而以為麗妃使乙刺補出其妻蒲察又察而納之又察亮姊之女也 秋七月辛亥除薪米稅 八月辛未秦檜上重修諸路茶鹽法 壬申韓世忠卒世忠字良臣延安人性褻直以布衣應募致位王公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屢詆和議觸秦檜嗜義輕財錫賚悉分將士持軍嚴重與士卒同甘苦器仗規畫精絕過人嘗中毒矢入骨以強弩括取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刀痕箭瘢如刻畫然知人善獎用成閔解元劉

劉寶岳超

韓彥真等

寶岳超起行伍乘將旄皆其部曲也及解兵罷政臥家凡十年喜釋老自號清涼居士口不言兵部曲舊將不與相見蓋懲岳飛之事也至是卒孝宗朝追封
斬王謚忠武子彥直彥質彥古皆以才見用 冬十一月庚戌余堯弼罷 以大理寺主簿丁仲京言凡學田為勢家侵佃者命提學官覺察又命撥僧寺常住絕產以贍學戶部議併撥無收額菴院田詔可初閩以福建八郡之田分三等膏腴者給僧寺道院中下者給土著流寓自劉夔為福州始貿易取貲迨張守帥閩上倚以拊循凋瘵存上等四十餘剝以待高

僧餘悉令民請買歲入七八萬緡以助軍衣餘寬百姓雜科民皆便之

王之奇

二十二年金天德四年春三月丁酉編管王庶二子之奇

王之荀

之荀于嶺南初庶卒于貶所其子之奇之荀撫棺而

葉三省

哭曰秦檜秦檜此讐必報親舊皆掩其口曰禍未已也至是為人所告坐謫朝廷編管于梅容州 甲辰

王達

以直龍圖閣葉三省監都作院王達嘗通書王庶及

趙鼎力詆和議言涉謗訕安置三省于筠州遠于高州 丁巳遣司農丞鍾世明詣福建路籍寺觀絕產

田宅入官其後歲入錢三十四萬緡 夏四月丙子

通鑑卷之六
巫伋罷辛巳以章復僉書樞密院事伋與秦檜居同里一日檜語伋曰里中有何新事伋曰有一術士自鄉里來頗論命檜色變曰是人言公何日拜相伋皇恐而還中丞章復聞之即劾伋陰懷異意遂罷 五月襄陽大水平地五尺漢水冒城而入 秋九月癸丑章復罷 冬十月甲戌以宋樸僉書樞密院事 庚辰以黃巖縣令楊焯誹謗貶萬安軍編管知台州 蕭振貶池州居住 十一月金葛王烏祿為濟南尹 妻烏林荅氏儀容整肅金主亮召之烏林荅氏謂烏祿曰我不行上必殺王我當自勉不以相累也遂召

金烏林荅氏

王府臣僕曰為我禱東岳使皇天后土明監我心行至良鄉得聞自殺

二十三年 金貞元元年 春正月己酉以李顯忠為寧國軍

節度使 二月辛未改虔州為贛州 三月金主亮

自上京至燕京初備法駕下詔改元親選良家子百

三十人充後宮以燕列國之名不當為京師號遂改

燕京為中都大興府汴京為南京削上京之名止稱

會寧府又改中原大定府為北京而東京遼陽府西

京大同府如舊 王循友知鎮江上書乞加秦檜九

錫檜喜遷循友知建康府踰年檜以循友罪其族黨

通鑑卷之六 宋紀高宗十七

通鑑卷之六
安置藤州 夏四月朱熹將赴同安往見延平李侗
遂受學于其門初楊時倡道東南從游者甚衆而得
其傳者唯羅從彥一人侗又得從彥之傳而樂道不
仕故熹特師之 金太后大氏卒金主遷都于燕親
屬皆從獨留徒單太后于會寧徒單后常憂懼每中
使至必易衣以俟命大氏在燕常思念徒單后及病
篤以不得一見徒單后爲恨將歿謂金主曰汝以我
之故不令求壽宮借來我死必迎致之事之當如事
我 五月庚寅禁州縣以私意籍罪人貲產乙卯立
淮南諸州舉人解額 六月己卯潼川大水平地丈

五尺歿者甚衆 秋七月戊戌從秦檜所請命合州
取綦崇禮草檜罷相制所受墨敕 壬寅朱熹即同
安任篤於學校爲文勸喻之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此君子所以孳孳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今
或聞諸生晨起入學未及日中而各已散去豈愛日
之意哉蓋今之學者唯事科舉苟足以應有司之求
則怠遊而不知反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得志於
科舉斯已矣所以孳孳焉愛日不倦以至乎死而後
已者果何爲而然哉諸君苟思於科舉之外而知所
以爲學則將有欲已而不能者其誨人之切如此

吏才

水利

八月己卯賜秦檜建康府永豐圩田 九月庚子以
 廷臣言禁採鹿胎 冬十月戊辰宋樸罷壬申以史
 才僉書樞密院事先是才為諫議大夫上言浙西民
 田最廣而平時無甚害者太湖之利也近年瀕湖之
 地多為兵卒侵據累土增高旱則據之以溉而民田
 不沾其利澇則遠近泛濫不得入湖而民田盡沒望
 盡復太湖舊迹使軍民均利從之 十一月乙丑以
 經筵終帙賜宰執講讀等官宴于秘書省遂為故事
 十二月癸未禁民車服踰制 閏月丙申命檢正
 都司官詳定郡守所上利病以聞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六

通鑑卷七十六

宋紀高宗十七

三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七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史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七十七 起癸酉至乙亥凡三年

高宗十八

紹興二十四年 金貞元二年 春正月癸酉初詔郡國同以

八月十五日試舉人戊寅地震 金右丞相蕭裕恃

功專恣金主倚信之他相仰成而已裕以金主猜忌

忍殺恐禍及遂與蕭馮家奴等謀立故遼主豫王延

禧之孫事覺伏誅 三月乙亥賜禮部進士三百五

金誅蕭裕

楊萬里

虞允文

十六人及第出身是科得楊萬里虞允文始擢夔州路茶夏四月丙戌詔諸路招補三衙諸軍五月癸丑朔日食金始置交鈔庫金以銅少造鈔引一貫二貫三貫四貫五貫十貫五等謂之大鈔一伯二伯三伯五伯七伯五等謂之小鈔與錢並用以七年爲限納舊易新諸路置官庫受之每貫工墨錢十文公私便焉六月癸未汪藻卒藻字彥章饒州德興人舉崇寧二年進士乙科先與王黼爲太學同舍不相能比黼爲相黜通判宣州遂上書請祠寓居晉陵凡八年屢起屢罷竟卒于永州雖居官三十年

無屋廬以居博極羣書老不釋卷多所著述人競傳之葬于宜興陽羨後塢癸巳史才罷甲午以魏師遜僉書樞密院事秋七月癸丑張俊卒戊寅帝幸俊第臨奠俊字伯英鳳翔成紀人好騎射負才氣起於羣盜年十六爲三陽弓箭手宣和初從攻夏人始授承信郎握兵最早屢立戰功爲兵馬大元帥封清河郡王拜太師帝於諸將中眷注特厚然忌劉錡附秦檜殺岳飛爲世所鄙薄以敷文閣待制秦墳修撰實錄院初知貢舉魏師遜等議以秦熺子墳爲榜首上讀其策覺所用皆檜熺語遂進張孝祥第一而

其醜愈彰
為之奈何

通鑑卷之二十一
其醜愈彰為之奈何
墳第三時檜之子姪姻黨皆在高第天下切齒至是以墳修撰實錄院祖父孫三世同領史職前此未有也 八月壬辰禁百官避輪對秦檜擅政以來屏塞人言蔽上耳目一時獻言者非誦檜功德則訐人語言以中傷善類欲有言者恐觸忌諱僅論銷金鋪翠乞禁鹿胎冠子之類以塞責而已故皆避免輪對至是上乃諭執政曰百官輪對正欲聞所未聞近輪對者多謁告避免可令檢舉約束 冬十月壬午蠲旱傷州縣租賦 大理寺丞周環言臨安平江湖秀四州下田多為積水所侵緣溪山諸水併歸太湖自太

周環水
刊

白茅浦

湖分二派東南一派由松江入于海東北一派由諸浦注之江其松江泄水惟白茅一浦最大今泥沙淤塞宜決浦故道俾水勢分派流暢實四州無窮之利詔兩浙漕臣視之 十一月乙丑魏師遜罷丁卯以施鉅參知政事鄭仲熊僉書樞密院事自秦檜專國士大夫有名望者悉屏之遠方凡齷齪委靡之徒一言契合即登政府稍出一語輒斥去之不異奴隸故自方侯嵩罷至此年參預政者纔四人而已 加秦熺少傅封嘉國公 通判武岡軍方疇坐通書胡銓貶永州編管 金主亮納其諸從姊妹于宮壽寧縣

方疇

通鑑卷之二十一

高宗十八

三

主什古幹离不之女也靜樂縣主蒲刺及習撚兀木
之女也師姑兒訛魯觀之女也混同縣君莎里古貞
及其妹餘都阿魯之女也皆亮之從姊妹邨國夫人
重節蒲盧虎之女孫亮之姪也張定安妻奈刺忽太
后木氏之兄嫂也蒲魯胡只石哥之妹也皆有夫亮
無所忌耻皆召與之私分屬諸妃位下莎里古貞最
得幸每召必親候廊下立久則坐于師姑膝上凡宮
人在外有夫者初猶分番出入後乃盡遣其夫往會
寧不聽出外每幸婦人必奏樂撒幃或妃嬪列坐輒
率意淫亂使共觀之常于臥內遍設地衣僕逐爲戲

十二月丙戌以故龍圖閣學士程瑀有論語講解

洪興祖

秦檜疑其譏已知饒州洪興祖嘗爲序京西轉運副

魏安行

使魏安行鏤板至是命毀之興祖昭州安行欽州編

管瑀子孫亦論罪壬寅刺諸路編管人充廂軍西

遼耶律夷列歿其妹普速完權國事子幼故也普速

完自號承天皇后謚夷列曰仁宗

二十五年

金貞元三年

春二月壬寅常州通判沈長卿仁

和縣尉芮燁以作詩譏訕除名長卿化州燁武岡軍

編管 三月壬申地震 夏四月巳酉施鉅罷以鄭

仲熊兼權參知政事 五月丁未朔日食 六月鄭

芮燁

謀起大獄

仲熊罷以湯思退僉書樞密院事 改岳州為純州
岳陽軍為華陽軍或言岳州乃岳飛駐軍之地又與
姓同乞改之益以媚秦檜也岳州人謂飛駐軍乃鄂
州於我州何與而改之 金主亮陰有南侵之意乃
謀遷汴京遣完顏長寧為南京留守經畫之既而大
火汴之宮室盡焚亮大怒杖殺長寧 秋七月甲戌
封李天祚為南平王 八月辛巳下趙鼎子汾等于
大理獄先是秦檜於一德格天閣書趙鼎李光胡銓
三人姓名必欲殺之及鼎死而憾不已江西運判張
常先箋注前帥張宗元與張浚詩言于朝其詞連逮

令衿

趙汾

天

者數十家將誣以不軌而盡去之會汪召錫告宗室
知泉州令衿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
謫居汀州至是檜乃諷殿中侍御史徐嘉論趙汾與
令衿飲別厚賚必有姦謀詔送汾令衿大理鞫問使
汾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謀大逆
獄成而檜病不能書矣 丙戌以董德元參知政事
秦檜門人也 冬十月徙洪皓于袁州皓居英州九
年始復朝奉郎徙袁州行至南雄卒皓字光弼鄱陽
人始舉進士時王黼朱勔皆欲婚之力辭不允歷官
徽猷閣待制為金國通問使久稽北庭為金人所敬

既歸金人至必問皓爲何官居何地竟爲秦檜所忌
不死于敵而死于讒慝聞者悼之 乙未帝幸秦檜
第問疾檜無一語惟流涕而已子熺奏請代居相位
帝曰此事卿不當預帝遂命直學士院沈虛中草檜
父子致仕制熺猶遣其子瑱與林一飛鄭榘夜見臺
諫徐嘉張扶謀奏請已爲相丙申詔檜加封建康郡
王熺進少師皆致仕瑱堪並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是夜檜死年六十六檜遺表有云願陛下固鄰國之
權盟謹國是之搖動贈申王謚忠獻檜兩據相位凡
十九年倡和誤國忘讐敦倫包藏禍心劫制君父陰

沈虛中

結內侍及醫師王繼先伺上微旨動靜必具知之郡
國事惟申省無至上前者性陰險深阻如崖竅不可
測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辯但以一二語傾擠之俾
帝自怒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畧盡其頑鈍無耻者率
爲檜用事以誣陷善類爲功凡無罪可狀者則曰立
黨沽名曰訕謗曰指斥曰怨望甚則曰有無君心凡
論人章疏皆檜自操以授言官識之者曰此老秦筆
也晚年殘忍尤甚屢興大獄察事之卒布滿京城稍
議之者即捕治中以深文專務羅織執政惟取備員
甫入輒出惟深德王次翁歷四年始出之立久任之

說士淹滯失職有十年不調者然附之則立與擢用
 開門受賂富敵于國外國珍寶歿猶及門檜每事與
 帝爭勝曹筠言水漲詔逐之檜陞為從官周葵欲言
 梁汝嘉檜不待帝言即改除之由是張扶請檜乘金
 根車呂愿中獻秦城王氣詩其勢漸不可制檜既歿
 帝謂楊存中曰朕今日始免防檜逆謀矣遂命貢院
 遵故事凡合格舉人有權要親族並令覆試仍奪秦
 墳出身 初秦檜父嘗為靜江府古縣令守帥胡舜
 陟欲為檜父立祠於縣以為逢迎計縣令高登剛正
 士也堅不奉命舜陟大怒文致其罪送獄鍛鍊備極

楊存中

舉人覆試

尚登

慘毒登幾不能堪未數日舜陟忽殂登乃獲免

朱熹曰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紀綱復張諸將屢以
 捷告恢復之勢蓋十八九虜人於是始露和議以
 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虜庭獨以長樂梓宮籍
 口攘却眾謀熒惑主聽使和議翕然以定而不可
 破士大夫徂于積衰之俗見國家無事而檜與其
 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仇忍辱為事理之當
 然嗚呼始則倡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
 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未流之弊遺君後親無
 所不至此檜之罪所以上通于天萬歎不足贖也

虜如犬羊
 易喜易怒
 劉豫可誅
 王倫可縊
 持不相秦
 檜必不濟
 不相檜十
 九年必不
 濟然不還
 梓宮不示
 地則中國
 必不信檜
 既還既予
 遲遲入寇

會金之內
亂耳

金主亮命以大房山雲峯寺為山陵遣右丞相僕散
思恭等如會寧奉遷太祖太宗梓宮及迎徒單后至
燕后及流沙河亮親迎之命左右持杖二束跪后前
曰亮不孝久缺温清願答之后掖之曰今庶民有克
家子尚且愛之不忍答我有子如是寧忍答乎叱杖
者退既至居壽康宮亮事之外極恭順后起則自扶
之常從輿輦徒行后所御物或自執之見者以為至
孝雖太后亦信其誠 丁酉臺諫湯鵬舉等累疏言
秦檜之姦請逐其親黨詔安置戶部侍郎兼知臨安
所曹泳于新州端明殿學士薛仲熊朱敦儒王彥傳

湯鵬舉

杜思且皆罷辛丑徒侍御史徐嘉正言張扶皆出為
他官 十一月壬子以魏良臣參知政事乙丑復洪
皓官釋張祈獄庚午詔監司郡守事無巨細皆須奏
聞裁決毋得止上尚書省臣寮薦舉人才必三人以
上會疏 辛未知建康府王會及列郡守臣王昉王
鑄鄭僑年鄭震方滋俱以諂附貪冒罷 以趙逵為
著作佐郎初秦檜怙權殺天下善類以立威縉紳脅
息欲收逵置門下自東川僉幕召至一見光範檜喜
接之問知其家尚留蜀曰何不俱來逵對以貧未能
致檜顧吏囁嚅語有頃奉黃金百星以出曰以是助

舟楫費達出不意力辭之。吏從以出。同舍郎或勸以毋佛。檜意者達正色曰：士有一介不取，予獨何人哉？君謂冰山足恃乎？勸者縮頸反走。吏不得已歸。猶不敢以其言白檜，已不樂居久之。語浸聞，檜大怒曰：我殺趙達如獮狐兔耳，何物小子乃敢爾邪？風知臨安府曹泳羅致其隸輩而先張本于上曰：近三館士不檢，頗多與宮邸通。臣將廉之，其醞禍不淺矣。會檜得疾死，上微聞其事，至是召達入對，謂之曰：卿乃朕自擢，秦檜日薦士，曾無一言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生也。十二月甲戌朔，詔曰：臺諫風憲之

重臺憲亦
破虜要策

地比用非其人，黨於大臣，濟其喜怒，殊非耳目之寄。朕今親除公正之士，以革前弊。繼此者宜盡心乃職，毋合黨締交，敗亂成法。當謹茲戒，毋自貽咎。詔聽張浚折彥質、万俟卨、段拂各自便，量移李光、郴州安置。戊寅，鄭億年責南安軍，安置壬午。詔監司守臣禁羨，餘罷權攝戢苞、苴節、宴飲。詔前後告訐者，莫汲、汪召錫、陸升之等九人除名，廣南編管。甲申，命胡寅、張九成等二十八人並令自便，仍復其官。乙酉，董德元罷。甲午，以沈該叅知政事。乙未，追貶王會、循州編管。丙申，復張浚、折彥質、趙汾、葉三省、王超、劉官

任盡言

任檜皆為
小疵此啓
雖各糾彈
其實回護

官移胡銓衡州 丁酉禁川廣貢真珠文犀 召湯
鵬舉遷侍御史時有選人任盡言者以啓賀之曰伏
審光奉明編榮躋橫榻國朝更西都三府之制故御
史不除大夫端公居南司五院之中與獨坐迭爲憲
長自昔雖稱於雄劇比歲或乖於選掄汚我霜臺賴
公雪耻輒陳管見少助風聞靖言有宋之奸臣無若
秦檜之巨蠹十九載輔國而專政亘古無之二百年
列聖之貽謀掃地盡矣乃若糊名而較藝亦復肆志
而任私敢以五尺之童連冠兩科之士老牛舐犢愛
子誰無野鳥爲鸞欺君實甚公攘名器報微時箠食

之恩峻立刑誅錡當世縉紳之口一時謫籍半坐流
言父子至于相持道路無復偶語每除言路必預經
筵蓋緣乳臭之雛實預金華之講受其頤旨應若影
從忠臣不用而用臣不忠實事不聞而聞事不實逮
政府樞庭之有關必諫官御史而後除所以復鷹犬
之報而搏吠已憎疎鴛鴦之班而孤危主勢私竊富
貴之勢利豈止于子孫而爲臣仰奪造化之鑪錘至
不容人主之除吏方當宁之意未罪竇嬰而在位之
臣專阿王氏致學官之獻佞假題目以文姦引前代
興王之詩爲其孫就試之識旋從外幕擢至中都冀

何功之有
檜大罪在
賣國降虜
若啓中所
云擢髮難
數蓋是時
和議方熾
故置之不
言以逢時
局

招致於妖言。啓包藏之異意。忠憤扼腕。智識寒心。上愧漢臣。既乏朱雲之請。劔下慙。唐室未聞林甫之斲。棺坐令存沒之姦。備極寵榮之典。正緣和議。常贊睿謀。故聖主念功。務曲全於體貌。然憲臺議罪。當明正於典刑。賞當功。所以示朝廷之至恩。罰當罪。所以貽臣子之大戒。政若偏廢。國將若何。敢爲上言。莫如君重恭。惟侍御氣剛而志烈。學老而才雄。自親擢於中宸。即大符於民望。明目張膽。士林日誦於讜言。造膝沃言。天下咸受其陰賜。雖直道盡更其覆轍。而宏綱獨漏於吞舟。惟九重之委任。寔隆故四海之責望。尤

備願言彈擊無置。渠魁矧今日之新除。有昔人之故事。韋仁約自稱鵬鶚。才固絕倫。張文紀不問狐狸。惡惟誅首。縱黃壤之已隔。在白簡以難逃。使六合之間。忠義之心。如日九泉之下。邪佞之骨。常寒庶幾。紹興湯御史之名。不在慶曆。唐子方之下。其他世俗之詔語。諒非方正之樂聞。側聽褒遷。別當修致。鵬舉得之。喜袖以白。上天顏爲回。故一時公議大明。奸諛膽落。盡言其助也。

二十六年金正隆元年春正月壬子省諸州稅場以寬商

賈甲子追復趙鼎孫近鄭剛中汪藻舊官 二月

乙酉進士林東追諂秦檜上書狂妄英州編管右朝奉郎林一飛坐指使林東責監高州鹽稅辛卯魏良臣罷庚子左朝散大夫王曦直徽閣呂愿中坐黨秦檜各貶竄 三月甲寅以邊事定罷宰相兼樞密使

邊事何日定

乙丑東平進士梁勛上書言金人必舉兵宜為之備帝怒編管勛于千里外州軍因下詔曰講和之策斷自朕志秦檜但能贊朕而已豈以其存亡而渝定議邪近者無知之輩鼓倡浮言以惑眾聽至有偽撰詔命召用舊臣抗章公車妄議邊事朕甚駭之自今有此當重寘典憲 夏四月戊戌罷鄉飲酒舉士法

此疑未決是大本不務徒尋枝葉

五月壬寅以沈該万侯嵩為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湯思退知樞密院事初秦檜病篤召董德元湯思退至臥內屬以後事各贈黃金千兩德元慮檜以為自外不敢辭思退慮檜以為期其死不敢受帝聞思退不受以為非檜黨遂信任之 六月丁丑以程克俊

程王並斥真奸言

參知政事 乙酉詔取士毋拘程頤王安石一家之說 辛卯以秦檜父子所修日曆失實命史館重修

是月靖康帝卒于金 秋七月丁未彗星出井詔求直言辛酉雨水銀 八月戊寅革正前舉登第秦墳曹冠等九人出身以淮南提舉朱冠卿言秦檜挾

朱冠卿

張綱

私廢法。填等皆其子孫親戚。門下儉人。于是有官應試者。所授階官。易左爲右。白身者。駁放。占用省額。復還後科。辛卯。程克俊罷。甲午。以張綱參知政事。綱初爲給事中。以秦檜用事。遂致仕。臥家者二十餘年。嘗書座右曰。以直行已。以正立朝。以靜處高天下。其篤守如此。九月乙巳。以陳誠之同知樞密院事。丙午。立互易薦舉坐罪法。壬子。詔成都潼川兩路漕臣同制置茶馬司。審度四川財賦利害。其實惠得以及民。調度可以經久者。條具以聞。冬十月己巳。朔。詔秦檜在位之日。無辜被罪者。許自陳釐正。乙

論張浚

未王會移瓊州編管。以宋貺黨附秦檜。責柳州安置。丁酉。復安置張浚于永州。浚去國二十年。金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用。而秦檜懼其正論害已。令臺臣有所彈劾語。必及浚。謂爲國賊。必欲殺之。檜歿。乃復浚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時喪母。將歸葬。會星變。求直言。浚慮虜數年間。勢必求釁用兵。而吾方溺於宴安。謂虜可信。莫爲之備。沈該。方俟高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爲嫌。乃上疏。極言沈該。方俟高湯思遯。謂敵未有釁。而浚所奏。乃若禍在年歲間者。皆笑其狂。臺諫湯鵬舉。凌

鵬舉不終

通鑑卷之七十一
唐文若
哲等論浚名在罪籍倡異議以動國是若使歸蜀恐
惑遠方生患遂復永州安置 改光祿丞唐文若爲
秘書郎文若爲文思箴以獻其畧曰於赫我皇兵旣
休矣兵休如何莫若治兵居安思危邦乃攸寧爰整
其旅文王以興載舞干羽舜仁用成向戍弭兵春秋
所懲蕭澆去兵禍亂乃萌師則多矣軍則強矣縱弛
不繩猶曰無人兵非以殘以兵休兵凡千五百餘言
自檜主和朝論諱言兵故文若以此風焉遷起居郎
勸上收用西北人材以固根本上深納之 閏月丙
午罷廉州貢珠 巳酉命軍人願歸農者人給江淮

湖廣荒田百畝復其租稅十年以諸路賣官田錢七
分上供三分充常平司糴本初盡鬻官田議者恐佃
人失業未賣者失租侍御史葉義問言今盡鬻其田
立爲正稅田旣歸民稅又歸官不獨絕欺隱之弊又
可均力役之法浙東刑獄使者邵大受亦乞承買官
田者免物力三年至十年於是詔所在常平沒官戶
絕田已佃未佃已添租未添租並拘賣 十一月丙
戌裁定六曹寺監百司吏額 十二月庚申賞應詔
論事切當者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七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八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七十八 起丙子至巳卯凡四年

高宗十九

紹興二十七年 金正隆二年 春正月戊子命侍從各薦宗

室京朝官才識治行者二人 二月戊午以湯鵬舉

參知政事 金主亮御武德殿召其臣吏部尚書李

通刑部尚書胡勵翰林直學士蕭廉賜坐而語之曰

朕自即位視閱章奏治宮中事常至丙夜始御內寢

通鑑卷之八十八 宋紀
疇昔之夜方就榻恍惚如親覲有二青衣持幢節自天降授朕以幅紙若牒謂上帝有宣命朕再拜受遂佩弓矢具鍪鎧將從之前而朕常所御小駿號小將軍者儵已鞚勒待墀下青衣揖就騎旣行但覺雲霧勃鬱起馬蹄間下如海濤洶湧方覺心悸望一門正開金碧焜燿青衣指之曰天門也朕隨入焉又里許至鈞天之宮嚴邃宏麗光明奪目朕意欲馳二金甲人謂朕曰此非人間可下馬步入及殿下垂簾若有所待須臾有朱衣出贊拜髴聞殿上語如嬰兒使青衣傳宣畀朕曰天策上將令征某國朕伏而謝出

復就馬見兵如鬼者左右前後杳無邊際發一矢射之萬鬼齊喑聲如震雷驚而寤喑猶不絕於耳朕立遣內侍至殿視小將軍喘汗雨浹取箭箠數之亦亡其一矣昭應如此豈天假手於我令混江南之車書乎方與卿等圖之謹無洩衆皆稱賀於是始萌南牧之議矣 三月丙戌賜王十朋等進士及第出身是科又得劉清之胡晉臣 辛卯万侯高卒高字元忠開封陽武縣人始附秦檜殺岳飛旣而忤檜去及檜歿帝將反檜所爲召高爲相主和固位無異於檜士論益薄之 夏六月甲辰命臣寮轉對盡忠開陳毋

王十朋
劉清之
胡晉臣

應故事 戊申以湯思退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

秋七月癸酉戒監司舉劾守令勿得觀望徇私

八月乙未以湯鵬舉知樞密院事 九月癸酉張綱

罷以陳康伯參知政事 丁亥校書郎葉謙亨言祀

典不當請敕禮官酌取祭祀之式定為一書名曰紹

興正祠錄以為恒制詔從之 冬十月癸卯築通泰

楚三州捍海堰 十一月丁亥湯鵬舉罷 朱熹任

同安四考滿罷歸士思其教民懷其惠相與立祠于

學 十二月甲午詔廣南經畧市舶司察番商假託

入貢

陳康伯

捍海堰

吏治

二十八年 金正隆三年 春正月壬午禁諸路二稅折納增

價 朱熹以考滿歸往見李侗于延平 二月丙申

以陳誠之知樞密院事王綸同知院事 三月辛酉

朔日食 夏四月丙申復詔文武官非犯賊罪並許

以致仕恩任子 五月金主亮召李通及翰林學士

承旨翟永固宣徽使敬嗣暉翰林直學士韓汝嘉入

見薰風殿問曰朕欲遷都于汴遂以伐宋使海內一

統卿意如何通以天時人事不可失機為對亮大悅

永固却立楹間亮顧見之問之故徐進曰臣有愚慮

請殫一得本朝自海上造邦民未見德而黷兵是聞

金翟永固

金遷汴

通鑑卷七十八 宋紀
三
古稱兵猶火不戢將自焚也。故雖如梁王之武毅，猶以和爲長策。今宋室偏安，天命未改。金繒締好，歲事無闕。遽欲出無名之師，以事遠征。臣竊以爲未便。兼中都始成，未及數載，帑藏虛乏。丁壯疲瘁，營汴而居。是欲竭根本富庶之力，以繕爭戰丘墟之地，尤爲非宜。臣事陛下，不敢不以正對。因伏地請死。亮以問暉。汝嘉暉是通。汝嘉是永固。亮大怒，拂袖起，傳宣二臣，殿側聽旨。繼而召翰林待制綦戩、講漢史戩及陸賈新語事。亮怒稍霽，乃赦之。明日，通爲右丞，暉爲參知政事。永固遂請老。六月壬辰，太白晝見。癸巳，流星。

金韓汝嘉

金綦戩

書隕 秋七月，金以李通參知政事。初，金主亮召其侍臣祕書少監張仲軻、左諫議大夫馬欽、校書郎田與信等，便殿侍坐。金主謂仲軻曰：「漢之封疆不過七八千里，今吾國幅員萬里，可謂大矣。」仲軻曰：「本朝疆土雖大而天下有四主，若能一之，乃謂大矣。」金主曰：「彼且何罪而伐之？」仲軻曰：「臣聞宋人買馬，修器械，招納山東叛亡，豈得謂無罪？」金主喜曰：「向者梁瑋嘗爲朕言，宋有劉貴妃者，資質美艷，今一舉而兩得之，俗所謂因行掉臂也。」江南聞我舉兵，必遠竄耳。」欽與信皆對曰：「海島蠻越，臣等皆知道，道路彼將安往？」金主曰：

金入寇二事

然則天與我也。朕舉兵滅宋，遠不過二三年，然後討平高麗、夏國，一統之後，論功遷秩，分賞將士，彼必忘勞矣。時金主恃其累世強盛，欲大肆征伐，以一天下。嘗曰：天下一家，可以爲正統。及拜李通參知政事，通揣知金主意，遂與仲軻、欽及近習羣小輩盛言：江南富庶，子女玉帛之多，逢其意。金主以通爲謀主，遂議興兵南侵。八月甲寅地震。九月庚辰，以王剛中爲四川制置使。初，剛中言：夷狄之情，強則犯邊，弱則請盟。今勿計其強弱，而先擇將帥，蒐士卒，實邊儲備，軍械加我數年，國勢富強，彼請盟則爲漢文帝，犯邊

王剛中

黃中

則爲唐太宗。上壯其言，會西蜀謀帥，帝曰：無如王剛中矣。遂有是命。冬十月，金主亮遣其左丞相張浩參政敬嗣暉如汴京，營建宮室。國子司業黃中使還，上言：金人治汴京，必欲徙居以迫我，不可不早爲之備。若彼果至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及境矣。湯思退大怒，左遷中官。十一月，朱熹以養親乞祠。十二月，帝作損齋爲燕居之所，曰：治道貴清淨，宜恬淡寡欲，清心省事。差朱熹監南嶽廟。兩浙轉運副使趙子瀟知平江府，蔣璨言：太湖者，數州之巨浸，而獨洩以松江之一川，宜其勢有所不逮，是以昔人於

趙子瀟

蔣璨

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疏而導之江又於昆山之東開一十二浦分而納之海三十六浦後為潮汐沙積而開江之卒亦廢於是民田有淹沒之患天聖間漕臣張綸嘗於常熟昆山各開眾浦景祐間郡守范仲淹亦親至海浦濬開五河政和間提舉官趙霖復嘗開濬今諸浦湮塞又非前比計用工三百三十餘萬錢三十三萬餘緡米十萬餘斛於是詔監察御史任古復視之既而古至平江言常熟五浦通江誠便若依所請以五千功月餘可畢詔以激賞庫錢平江府上供米如數給之

任古

水利

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春正月丙辰朔以皇太后年八十

行慶壽禮庚申濬平江三十六浦以洩水趙子瀟

又言父老稱福山塘與丁涇地勢等若不濬福山塘

則水必倒注于丁涇乃命併濬之二月甲寅詔取具

貶歿臣僚姓名議加恩典金主亮謀南侵乃命左

丞相張浩及敬嗣暉內侍梁漢臣與中國叛臣孔彥

舟造戰船于通州遣使籍諸路猛安部族及契丹奚

人不限丁數悉僉之凡二十四萬又僉中都南都中

原渤海丁壯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凡二

十七萬雖親老丁多求一子留侍亦不聽又遣使分

金僉丁

金張浩敬嗣暉梁漢臣孔彥舟

吏治

諸諸道總官府督造兵器命諸路舊貯軍器並致于燕時又建汴宮修燕城民不能堪箭翎一尺至千錢村落間往往椎牛以供筋革至于烏鵲狗彘無不被害者 夏四月辛亥命縣令有政績者諸司同薦不次升擢以風厲之 五月貶禮部侍郎孫道夫知綿州道夫使金還金主亮謂之曰歸白爾帝事我上國多有不識今畧舉二事爾民有逃入我境者邊吏皆即發還我民有叛入爾境者有司索之往往託詞不發一也爾於沿邊盜買鞍馬備戰陣二也蓋欲南侵故先設此二事為辭道夫還具奏之帝曰朝廷待之

孫道夫

出處

甚厚彼以何名為兵端道夫曰彼身弑其君而奪之位興兵豈問有名湯思退沈該不以爲然道夫每對帝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忌之故貶 六月帝聞金主亮有南侵意疑之使王綸往覘綸還入對言鄰國恭順和好無他皆陛下威德所致湯思退等皆賀帝曰中外之論皆欲沿邊屯戍軍馬移易將帥爲進取之計萬一輕舉兵連禍結何時而已 丙申陳誠之罷已酉沈該以貪昌罷 秋七月丁亥以賀允中參知政事 八月召監潭州南嶽廟朱熹熹方控辭會言者論事似若侵熹者以故不至 九月甲午

孝

以湯思退陳康伯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帝謂康伯曰卿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今與思退共政如有可否勿憚商確康伯曰大臣論國事自當盡心若依阿植黨臣所不敢庚子皇太后韋氏崩帝事后甚謹先意承志惟恐不及或一食稍減輒不勝憂懼常戒宮人曰太后年已高惟優游無事起居適意即壽考康寧事有所關慎勿令知第來白朕至是崩年八十矣謚曰顯仁冬十一月丙午攢顯仁皇后于永祐陵十二月辛未以王綸知樞密院事

三十年金正隆五年春正月金遣施宜生來賀正且宜生閩人也初少游鄉校有僧過焉與之言引之鱸堂下風簷杲日援手周視曰予善風鑑子有奇相故欲驗予術耳歸它日當語子又數年遇諸途宜生方躡場屋不勝困欲投筆漫徵前說以所向扣之僧出酒一壺與之藉草飲復援其手曰面有權骨可公可卿而視子身之毛皆逆上且覆腕然則必有以合乎此而後可貴也時范汝為訂建劔宜生心欲以嚴莊尚讓自期而未脫諸口聞其言大喜杖策徑謁于以秘策汝為恨得之晚亟尊用之亡何而汝為敗變服為傭

通鑑卷之六十八
宋紀
渡江至泰州有大姓吳翁家僮數千指擅魚鹽之饒
宜生備其間三年人莫之覺也翁獨心識之一日屏
人問曰天下方亂英雄鐘跡亦理之常我視汝非傭
必以實告不然且捕汝于官宜生不服曰我服傭事
惟茶主人乃爾寘疑請辭而已翁固詰之則請其故
翁曰汝動作皆傭而微有未盡同者予日者燕客執
事咸餒而汝獨孫諸儕撤器有噫聲若歆然不怡此
魚服而角也我固將全汝而何以文爲宜生驚汗亟
拜曰主寔生我不敢匿遂告之繇翁曰官購方急圖
形遍城野汝安所逃龜山有僧可託以心余交之舊

矣介以入非策之良也從之翁費之金隱之衲至寺
服緇童之服以求納主僧者出儼然鄉校之所見也
啓緘而留之餘數旬持橈夜濟宜生于淮曰大丈夫
富貴命耳予無求報心天實命汝知復如何必得志
毋忘中國逆而順天所祐也虜法無驗不可行遂殺
一人于道而奪其符以至于燕上書自言道國虛實
不見用縻而致之黃龍會赦得釋因以教授自業虜
有附試畔歸之士謂之歸義試連捷逆亮時有意南
牧按獵國中一日而獲熊三十六廷試多士遂以命
題蓋用唐體宜生奏賦曰聖天子講武功雲屯八百

萬騎日射三十六熊亮覽而喜擢為第一不數年仕至禮部尚書至是以翰林學士入賀上命吏部尚書張燾館之都亭時戎盟方堅國備大弛而謀者傳金亮造舟調兵之事上不深信館者以首丘風宜生微問其的宜生顧其介不在旁乃為隱語曰今日北風甚勁又取几間筆扣之曰筆來筆來宜生歸為介所告金主烹之 丙申以葉義問同知樞密院事 二月癸酉以普安郡王瑗為皇子更名瑋甲戌詔下初帝知瑗之賢欲立為嗣恐太后意所不欲遲回久之及后崩帝問吏部尚書張燾以方今大計對曰儲嗣

金以漏洩
使

葉義問

皇子瑋

儲訓

者國之本也天下大計無踰於此今兩邸名分宜早定帝喜曰朕懷此久矣開春當議典禮燾頓首謝至是利州提點刑獄范如圭掇至和嘉祐間名臣奏章凡三十六篇合為一書囊封以獻請斷以至公勿疑帝感悟瑗遂得立制授寧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建王 丙午加恩平郡王璩開封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寺稱皇姪帝晚年乏嗣抱望思之恨頗怨張浚謂浚之處專亦大過云 三月癸卯賜進士梁克家等及第出身又得一林大中 夏四月丙辰以賀允中兼權知樞密院事 六月庚午王綸罷

梁克家

林大中

秋七月戊戌以葉義問知樞密院事朱倬參知政事倬初以張浚薦自宜興簿入對時方以劉豫為憂倬策其必敗帝大喜而秦檜惡之出為越州教授檜歿倬知惠州陞辭因言前事帝問卿何久淹如此倬言為檜所扼帝愀然慰諭目送之且曰人不知卿惟朕獨知遂累擢至中丞論事多所裨益帝信任之八月丙午朔日食壬子賀允中使金還言金人必叛盟宜為之備癸丑賀允中致仕九月庚寅以李寶為浙西副總管寶嘗陷金拔身自海道來歸至是召對詢以北事歷歷如數乃授官令於平江督海舟捍禦

賀允中

李寶

冬十月癸亥日中無雲而雷十一月癸巳夜有

白氣出入危昴間十二月乙巳朔湯思退罷侍御

史陳俊卿論思退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觀其所

為多效秦檜益思退致身皆秦檜父子恩也宜寘之

憲典遂奉祠初行會子戶部侍郎錢端禮被旨造

會子儲見錢于城內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兌會

子輸左藏庫初行于兩浙遂通行諸州是冬朱熹

復見李侗于延平退寓舍旁西林院熹曰每一去而

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汪應辰曰元晦師事延平父

益不懈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

簡盡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八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九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七十九 庚辰一年

高宗二十

紹興三十一年 金正隆六年十月春正月甲戌朔以

日食帝不受朝太史言竟不驗丁亥夜風雷雨雪交

作侍御史汪澈言春秋魯隱公時大雨震電繼以雨

雪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一夕之

間二異交至陰盛也今臣下無奸萌戚屬無乖刺而

汪澈

又無女謁之私意者。殆爲夷狄乎。願陛下飭大臣常謹于備邊也。二月分經義詩賦爲兩科以取士。禮部侍郎金安節言熙寧元豐以來經義詩賦廢興離合隨時更革初無定制。近合科以來通經者苦賦體雕刻習賦者病經音淵微心有弗精業難兼濟。又其甚者論既併場策問太寡議論器識無以盡人。士守傳注史學盡廢。此後進往往得志而老生宿儒多困也。請復立兩科永爲成憲從之。三月壬午以楊椿參知政事丁亥奪秦燔贈官及遺表恩賞庚寅以陳康伯朱倬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夏四月

吳拱

辛未遣周麟之使金賀遷都。五月戊寅以吳拱知襄陽府。先是陳康伯以金人必敗盟請早爲之備。及聞金人決欲敗盟乃召楊存中及三衙帥至都堂議舉兵。又詔侍從臺諫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論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時上意雅欲視師內侍省都知張去爲陰沮用兵。且陳退避策中外妄傳幸閩蜀人情洶洶。朱倬無一語。康伯奏曰金敵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意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乃以利州西路都統制吳拱知襄陽部兵三千戍之退守荆南。

朱倬無識

通鑑卷之九十九
以視緩急拱珩之子也 辛卯天申節金主亮使人
來賀初孫何帥臨安柳耆卿作望江潮詞贈之極言
臨安景物繁華葳麗其詞流播亮因而羨慕嘗密隱
畫工於奉使中俾寫臨安湖山以歸爲屏而圖已之
像策馬于吳山絕頂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峰
之句至是遣其僉書樞密院事高景山右司員外郎
王全以賀節爲名亮謂全曰汝見宋主即面數其焚
南京宮室沿邊買馬招致叛亡之罪當令大臣來此
朕將親詰之且索淮漢之地如不從則厲聲詆責之
彼必不敢害汝蓋欲激怒以爲南侵之名也又謂景

金高景山
王全

山曰回日以全所言奏聞全至臨安一如金主之言
以詆帝帝謂全曰聞公北方名家何乃如是全復曰
趙桓今已死矣帝始聞淵聖崩遂起舉哀 甲午詔
以王全語諭諸路統制帥守監司隨宜應變毋失機
會是日爲淵聖發喪議謚洪邁曰淵聖北狩不返臣
民悲痛當如楚人立懷王之義號懷宗以係復讐之
意不用上廟號曰欽宗 乙未以吳璘爲四川宣撫
使仍命王剛中同處置軍事丙申命主管馬軍司成
閔部兵三萬人戍鄂州庚子殿中侍御史陳俊卿以
張去爲陰沮用兵乞斬之以作士氣帝嘉納之 六

俊卿兩疏
擊奸

通鑑卷七十九 宋紀三十三
月乙卯以劉錡爲江淮浙西制置使節制逐路軍馬
故遼人移刺窩斡叛金圍臨潢初金主亮徵兵南
侵使牌印燥合如西北路盡僉契丹丁壯契丹人曰
西北路接近鄰國世世征伐相與讐怨若男丁盡從
軍彼以兵來則盡係累矣幸使者入朝言之燥合畏
罪不敢言遂與牌印耶律娜等盡起男丁于是西北
路招討司譯史撒八與部衆殺招討使完顏沃側及
燥合等而執耶律娜取招討使司貯甲三千遂反議
立故遼主廷禧子孫衆推都監老和尚爲招討使山
後山前諸郡牧皆應之咸平府謀克括里舉兵據咸

遼叛金

平繕完器甲出府庫財物募兵以應撒八其勢益張
金主亮使僕散忽土等討之皆無功而撒八自度大
軍必相繼而至勢不可支謀歸于西遼乃率衆沿龍
駒河西出撒八旣行而舊居山前者皆不欲往僞署
六院節度使移刺窩斡殺撒八執老和尚等自爲都
元帥擁衆東還至臨潢府東南新羅寨東京留守曹
國公烏祿使移刺札八招之窩斡已約降已而復謂
札八曰若降爾能保我輩無事乎札八見窩斡兵衆
強盛車帳滿野意其可以有成反說之曰我之始來
以汝輩不能有爲今觀兵勢強盛如此汝等欲如羣

羊爲人所驅去乎將欲待天時乎若果有大志吾亦不復還矣其黨有前宰特本部族節度遂幹者言昔谷神丞相賢能人也嘗說西北部族他日當有事今日正合此語恐不可降也於是窩幹決意不降遂攻臨潢圍之衆至五萬 秋七月金主亮遷都于汴分命諸將由唐鄧瞰荆襄由秦鳳窺巴蜀由海道趨兩浙 初金調馬于諸路以戶口爲差計五六十萬匹仍令戶自養以俟至是又大括羸馬官至七品聽留一匹等而上之并舊籍民馬其在東者給西軍在西者給東軍交相往來晝夜絡繹不絕歿者狼藉于道

金三路入
皆有成謀
我惟都堂
一集議而
已

其亡失多者官吏懼罪或自殺所過蹂踐民田調發牽馬夫役詔河南州縣所貯糧米以備大軍不得他用羸馬所至當給芻粟而無可給有司以爲請金主亮曰北方比歲民間儲畜尚多今禾稼滿野羸馬可就牧田中借令再歲不獲亦何傷乎于是國內騷然盜賊蠡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有以盜賊事聞者亮輒杖而黜其官太醫使祈宰上疏諫南侵亮殺之由是羣臣不敢言 金主亮大殺宋遼宗室之在

金祈宰

其國者凡百三十餘人 戊子貶周麟之筠州居住初麟之受命賀金遷都憚不欲行陳康伯以國事勉

金不受賀

魏勝復海州

異人

之麟之語侵康伯康伯曰使康伯不為宰相當自行大臣與國存亡雖死安避麟之竟辭行至是坐貶遣樞密都承旨徐嘉如金嘉至盱眙金主亮使韓汝嘉就境上止之曰朕始至此北聞北方小警欲復歸中都無庸來賀也嘉乃還八月辛丑宿遷人魏勝起兵復海州總管李寶承制以勝知州事勝多智勇初應募為弓箭手居山陽及金人籍諸路民為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經畫市易課酒權鹽士卒有自北來歸者勝與之同臥起共飲食示以不疑周其貧窶

董成

使其感激自是河北山東歸附者日衆金知海州事高文富遣兵捕勝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文富閉門固守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烟火為疑兵又使人向諸城門諭以金人弃信背盟無名興兵及本朝寬大之意城中人聞即開門獨文富與其子安仁率牙兵拒之勝殺安仁及州兵千餘擒文富民皆按堵如故勝遣人諭胸山懷仁沐陽東海諸縣皆定之乃蠲租稅釋罪囚發倉庫犒戰士分忠義士為五軍紀律明肅部分如宿將勝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聞之響應旬日得兵數千勝將董成率所部千餘人直入沂

直隸卷之九 高宗二十

滕景

州殺金守將及軍士三千餘眾悉降得器甲數萬金遣蒙恬鎮國以兵萬餘取海州抵州北二十里新橋勝帥兵出迎之設伏于隘障以待眾殊死戰伏發賊大敗殺鎮國馘千人降三百人軍聲益振山東之民咸欲來附勝傳檄招諭結集以待王師之至沂民僻蒼山者數十萬金人圍之久不下砦首滕景告急於勝勝提兵往救之降于山下金人多伏兵勝兵遇伏皆赴砦金人襲之勝單騎而殿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勝知其為將也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金陣開復鬪戰移時身被數十槍冒刃出圍金兵追

之馬中矢踏步而入砦無敢當者金人又急攻絕其水砦中食乾糲殺牛馬飲血勝默禱而雨驟作金人攻益急周山為營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間出砦趨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金分兵四面攻之勝募士登城以禦矢石如雨者七日金兵死傷多遁去乙卯劉錡引兵屯揚州遣統制王剛中以兵五千屯寶應巳巳起復成閔為京湖制置使節制兩路軍馬金主亮弑其太后徒單氏初徒單后聞亮欲南侵數以言諫之亮不悅每謁見還宮必忿怒人不知其故及至汴后居寧德宮使

金弑太后

侍婢高福娘問亮起居亮通之因使伺后動靜凡后所爲事無大小福娘夫特末哥教福娘增飾其言以聞及契丹反樞密使僕散忽土往討辭謁后后謂曰國家世居上京既徙中都今又至汴復將興兵涉江淮伐宋疲敝中國我嘗諫止之不見聽也契丹事復如此柰何福娘以告亮亮意謂后嘗養鄭王充爲已子充四子皆成立恐忽土將兵在外或有異圖乃召點檢大懷忠等使弒后且指后左右數人名皆令殺之后方樗蒲懷忠等至今后跪受詔后愕然方下跪尚衣局使虎特末從後擊之仆而復起者再高福娘

金徒单后

等縊殺之并殺其左右數人亮命焚后于宮中弃骨于水并殺鄭王充之子檀奴阿里由等三人遂召忽土等還皆殺之封高福娘爲勛國夫人以特末哥爲澤州刺史又以尚書令張浩左丞相蕭玉諫伐宋杖而釋之自是莫有敢諫者遂分諸道兵爲三十二軍置左右大都督及三道都統制府以總之以奔睹爲左大都督李通副之紇石烈良弼爲右大都督烏延蒲盧渾副之蘇保衡爲浙東道水軍都統制完顏鄭家副之由海道徑趣臨安劉萼爲漢南道行營兵馬都統制進自蔡州以瞰荆襄徒單合喜爲西蜀道行

金張浩
蕭玉

營兵馬都統制由鳳翔取大散關駐軍以俟後命左
監軍徒單貞別將兵二萬入淮陰金主亮召諸將授
方畧賜宴于尚書省命皇后徒單氏與太子光英居
守張浩蕭玉敬嗣暉留治省事亮戎服乘馬具裝啓
行妃嬪皆從衆六十萬號百萬氊帳相望鉦鼓之聲
不絕李通造浮梁于淮水之上將自清河口入淮東
遠近大震 甲戌金徒單合喜將五千騎扼大散門
遊騎攻黃牛堡守將李彥堅告急人情洶洶制置使
王剛中跨一馬馳二百里至吳璘營起璘于帳中責
之剛中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臥

李彥堅

王剛中

璘大驚即馳至殺金平馳軍青野原益調內郡兵分

張正彥

道而進授以方畧以援黃牛剛中又以蠟書抵張正

彭青

彥濟師西師大集李彥堅以神臂弓射金師却之璘

劉海

遣別將彭青至寶鷄渭河夜劫橋頭寨破之又遣劉

曹休

海復秦州彭青復隴州曹休復洮州金師既退剛中

李燾

倍道馳還謂其屬李燾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燾歎

曰身督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 庚辰以黃祖舜同

知樞密院事乙酉詔劉錡王權李顯忠戚方備清河

王友直

潁河渦河口 丁亥高平人王友直起兵復大名遣

王佐

使入朝友直幼從父佐游志復中原聞金主亮渝盟

王任

乃結豪傑謂之曰權所以濟事權歸于正何害於理
即矯制自稱河北等路安撫制置使以其徒王任為
副使徧諭州縣勤王未幾得眾數萬制為十三軍置
統制等官以統之進攻大名一鼓而克撫定眾庶諭
以紹興年號遣人入朝奏事未幾自壽春來歸詔以
為忠義都統制 九月癸巳授燕人劉蘊古為迪功
郎浙西帥司準備差遣時金主亮將南寇使之偽降
以覘國而無機可乘乃以首飾販鬻往來壽春頗言
兩國事見淮賈輒流涕曰予何時見天日邪因縱談
亮國虛實以啗朝廷自詭苟見用取中原滅大金直

易事耳邊臣不疑密以名聞時兵釁已啓詔許引接
至行都首言其二第在北皆登巍科惟已兩薦禮部
而未第因謀南歸以成功名當國者喜之蘊古猶不
厭意日強聒于朝辯舌泉涌廷臣咸竒之繼改京秩
通判鄂州 冬十月金主亮渡淮慮魏勝睨其後分
軍數萬圍海州會李寶帥舟師由海道將拒敵于膠
西勝遣人邀之寶遡風至東海愜慨厲士卒赴援與
勝同擊金兵于新橋敗之勝還守北關金兵逼關勝
登關門張樂飲酒犒軍士令固守勿出戰踰時乃少
遣士出憑險隘擊之金人知不可攻率軍轉而渡河

勝寶合兵

通鑑卷七十九 宋紀
襲關後勝歛兵入城。金人欲過砂堰圍城爲營。勝先已據堰拒之。尋以單騎逐虜於東門外。大聲叱之。金騎五百皆望風退。勝又追十數里。金兵駭散。明日乘昏霧四面薄城。急攻勝。竭力捍禦。城上鎔金液投火。牛。金兵不能前。多歾傷。乃拔砦走。辛丑。劉錡以兵駐清河口。扼金師。金人以氈裹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沉其舟。金人自渦口渡淮。錡次于淮陰。列兵運河岸以扼之。丁未。傳檄遼夏高麗渤海諸國及河北河東河南諸路。諭出師共討金人。是日金人立曹國公烏祿爲帝于遼陽。更名雍。金主亮自發汴京。

金人立帝

將士在道多亡歸者。曷蘇館猛安福壽高忠建盧萬家婆娑路總管謀衍東京。謀克金住等始受甲于大名。即舉部亡歸。從者至二萬餘。皆公言于路曰。我輩今往東京立新天子矣。時東京留守烏祿許王訛里朶之子太祖之孫也。性仁孝沈靜。明達衆心歸之。亮嘗使謀良虎圖淮北諸王烏祿聞而憂懼。會故吏六斤自汴還。具言金主弑母等事。且曰。將遣使害宗室兄弟矣。烏祿益懼。謀於其舅興元少尹李石石勸烏祿先殺副留守高存福。烏祿遂執存福將殺之。適福壽等以軍入東京。乃共殺存福等。烏祿遂御宣政殿。

王權違節制

即位大赦改元大定下詔暴揚亮罪惡十事追尊訛里朶爲帝廟曰睿宗 戊申劉錡遣都統王權措置淮西權不從錡節制聞金兵大至即奔廬州退屯昭關不戰而潰錡聞之遂自淮陰還揚州金主亮入廬州權自昭關退保和州吳拱成閔遣兵復唐鄧諸州 丁巳帝聞王權敗召楊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就陳康伯議欲航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已自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

政府有人

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既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帝從之詔旨有云惟天惟祖宗既共昌於基運有民有社稷敢自逸於燕安又云歲星臨于吳分定成漑水之勳闔士倍于晉師可決韓原之勝帝次平江以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贊軍事尋以楊存中爲御營宿衛使 詔求足食足兵之策權戶部侍郎汪應辰奏曰陸贄有云將非其人兵雖多不足恃操失其柄將雖才不爲用臣之所憂不在兵之不足在乎軍政之不修自講和以來將士驕惰兵不閱習敵未至則望風逃遁敵既還則漫列戰功

吳超
負琦
王佐

不惟佚罰。且或受賞。方時無事。詔令有所不行。一旦有急。誰能聽命。以赴國家之難。望發英斷。賞善罰惡。使人洗心易慮。以聽上命。然後號令必行矣。金人陷真州。統制邵宏淵逆戰敗走。詔吳璘出兵漢中。璘遂復商虢州。庚申。王權退屯采石。金主亮入和州。亮入和州。以梁山灤水洞先所造戰船。不得進。命李通復造船督責。苛急。將士日夜不得休息。壞城中民居。以為材木。煮死人膏為油用之。乙丑。金人陷揚州。劉錡以舟渡真揚之民于江南。留屯瓜洲。金人來爭。錡命步將吳超、負琦、王佐等拒之于阜角。林錡

劉錡之捷

陷重圍。下馬歾戰。佐以步卒設伏林中。金人既入。張弩發。金人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稍引去。追擊大破之。斬其統軍高景山。丙寅。李寶大破金人

李宝之捷

于陳家島。殺其將完顏鄭家奴。寶既解海州之圍。遂與其子公佐引舟師至膠西石臼島。敵舟已出海口。

李公佐

泊陳家島。相拒僅一山。時北風盛。寶禱于石臼神。風自桅樓中來。如鐘鐸聲。眾咸奮。引舟。握刃待戰。敵操舟者皆中原遺民。遙見寶船。給敵兵入舟中。使不知。王師猝至。風駛舟疾。過山薄敵。鼓聲震蕩。海波騰躍。敵大驚。掣碇舉帆。帆皆油纈。彌亘數里。風浪捲聚。一

通鑑卷七十九 宋紀
隅窘束無復行次寶命火箭射之烟焰隨發延燒數
百艘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其舟以
短兵擊殺之降其衆三千餘人斬其帥完顏鄭家奴
等六人擒倪詢等上于朝獲其統軍符印與文書器
甲糧斛以萬計餘物衆不能舉者悉焚之火四晝夜
不滅 初葉顥知處州以法繩湯思退之兄思遵不
悅屬常州通緝錢四十萬守坐免移顥守常州帝視
師建康道毘陵顥賜對舟次因言恢復莫先於將相
故相張浚久謫無恙是天留以相陛下也顥初至郡
無旬月儲未一年節省冗費餘緡錢二十萬或勸獻

葉顥

羨餘顥曰名羨餘他郡將效之非重征則橫斂是民
之膏血也自我開端貽禍他郡不願爲也 十一月

召張浚

壬申召張浚判建康府殿中侍御史陳俊卿上疏極
言浚忠蓋帝悟乃詔復是官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雪
而行時金兵充斥浚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盛焚采石
烟焰漲天慎毋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
乘輿所在而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浚乘小
舟徑進過池陽聞金亮敗餘衆猶二萬屯和州李顯
忠兵在沙上浚往犒之一軍見浚以爲從天而下浚
犒軍畢即趨赴建康先牒通判劉子昂辦行宮儀物

風水人火
箭相遭大
奇

魏俊
王方

召王權赴行在。以李顯忠代將其軍。金人犯瓜洲時，劉錡病甚，求解兵柄，留其姪中軍統制劉汜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李橫以八千固守，詔錡還鎮江，專防江。于是盡失兩淮之地。金人攻圍益急，汜以克敵弓射却之。葉義問至鎮江，見錡病劇，以李橫權錡軍，遂督兵渡江。衆以爲不可。義問彊之，汜請出戰，錡不從。汜拜家廟而行。金人鐵騎奄至江上，汜先退。李橫以孤兵不能當，亦却。失其都統制印。橫左軍統制魏俊、右軍統制王方歿之。橫汜僅以身免。義問聞之，乃陸路趨建康。乙亥，金主亮臨江築臺，自被金甲登臺，殺黑馬以祭天，以羊一豕一投于江中。召奔賂等

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江矣。蒲盧渾曰：臣觀宋舟甚大，我舟小而行遲，恐不可濟。亮怒曰：爾昔從梁王追趙構入海島，豈皆大舟邪？誓明日渡江。晨炊玉麟堂，先濟者與黃金一兩。亮置黃旗紅旗于岸上，以號令進止。時葉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傍，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召諸將，勉以忠義。金帛告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

異人

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受其咎邪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並東西岸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之間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官軍軍小却允文入陣中撫統制魏俊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即揮雙刀出土殊死戰中流官軍以海鱗船衝敵舟皆平沈敵半歿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

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金兵還和州凡不歿于江者亮悉敵殺之會報曹國公已即位于東京改元大定亮拊髀歎曰朕本欲平江南改元大定此非天乎因出其素所書取一戎衣天下大定改元事以示羣臣遂召諸將帥謀北還且分兵渡江李通曰陛下親征深入異境無功而還若衆散于前敵乘于後非萬全計若留兵渡江車駕北還諸將亦將解體今燕北諸軍近遼陽者恐有異志宜先發兵渡江歛舟焚之絕其歸望然後陛下北還南北皆指日而定矣亮然之允文知亮敗明當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

盛新

斬截

舟繼上流。別遣盛新以舟師截金人于楊林河口。明
 旦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敗。焚其舟三百。敵遣偽詔
 來諭王權。似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乃復書言
 權因退師。已寅憲典。新將李顯忠也。願快戰以決雌
 雄。亮得書大怒。遂焚其龍鳳舟。斬梁漢臣及造舟者
 二人。率其軍趨揚州。使符寶郎耶律沒咎護神果軍
 扼淮渡。凡自軍中還至淮上。無都督府文字。皆殺之。
 丁亥。劉錡以疾罷。李顯忠至采石。虞允文語之曰。
 敵入揚州。必與瓜洲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
 兵相助乎。顯忠分萬六千與之。允文遂還京口。時敵

張深

苗定

屯重兵。滁河造二牖。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楊存中
 成閔邵宏淵諸軍皆集京口。凡二十餘萬。允文以戰
 艦數少。不足用。聚材改治之。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
 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為援。且謁劉錡。問疾。錡執允
 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
 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以疾篤。召還。提舉萬壽
 觀。詔以成閔等為招討使。閔淮東。李顯忠淮西。吳拱
 湖北京西。乙未。金主亮至瓜洲。居于龜山寺。虞允
 文與楊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
 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

通鑑卷七十九 宋紀
船耳有一將跪奏南軍有備不可輕願駐揚州徐圖
進取亮怒杖之五十召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
殺之驍騎高僧欲誘其黨以亡事覺亮命衆亦剉之
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蒲里衍。蒲里衍亡者殺其謀
克謀克亡者殺其猛安。猛安亡者殺其總管。由是軍
士益危懼亮又令軍中運鴉鶻船于瓜州期以明日
渡江敢後者死衆欲亡歸乃決計于浙西都統制耶
律元宜及猛安唐括烏野且曰前阻淮渡皆成擒矣
比聞遼陽新天子即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
還元宜然之乃期詰旦衛軍番代即行事黎明元宜

金耶律元
宜

等帥諸將以衆薄亮營亮聞亂意宋兵奄至攬衣遽
起箭入帳中亮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近侍大慶
山曰事急矣當出避之亮曰走將安往方取弓已中
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合斡魯補先刃之手足猶動遂
縊殺之軍士攘取行營服用皆盡乃取驍騎指揮使
大磐衣巾裹其尸而焚之収其妃嬪及李通郭安國
徒軍永年梁琬大慶山等皆殺之元宜自爲左領軍
副大都督使人殺太子光英于汴退軍三十里遣人
持檄詣鎮江軍議和未幾金軍在荆襄兩淮者皆拔
柵北還初金人之犯邊也鄭樵言歲星分在宋金主

金納合斡
魯補

鄭樵

將自斃至是果然 金主雍知亮被弑趨入燕京
史臣曰完顏亮欲爲君則弑君欲圖鄰則弑母欲
奪人妻則殺其夫三綱絕矣何暇它論至于屠滅
宗族翦刈忠良婦姑姊妹盡入嬪御卒之戾氣感
召身由惡終可不戒哉

十二月成閔李顯忠收復兩淮州郡 張浚至建康
見行宮器具遂請車駕臨幸帝從之戊申帝如建康
張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一時倚以
爲重 詔罷教坊各令自便蓋建炎以來畏天敬祖
虔恭祀事雖禮樂煥然一新然始終常以天下爲憂
而未嘗以位爲樂有足稱者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九

毛氏

